

神枪手

中国“英雄神枪手”

● 高岩◎著



SHENQIANG
SHOU



神枪手

中国“英雄神枪手”丛林实战神枪秒杀之铁血传奇

高岩◎著



——战士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只有杀不完的敌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平，
那么就要时刻准备战斗。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国家的最后一道屏障！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枪手/高岩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22-06333-4

I. ①神…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1612号

责任编辑:崔洋

装帧设计:小白印象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名 神枪手

作者 高岩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297千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333-4

定价 29.00元

书中主要人物谱



郑翌 书中主人公，在战友们一个个遭遇敌人冷枪和疯狂的炮火纷纷倒下时，郑翌怀着报国恨兄弟仇的决心，终于运用狙击手的神奇战术，将敌人一一击毙。

老何 全名何建国，某部某连代理排长。性情耿直，平易近人，是对主人公郑翌人生观和战斗经验影响最深的战友之一，后牺牲在敌军代号“连长”的枪下。

老游 游为姓氏，全名不详。为某部侦察连超期服役的老兵，擅长狙击之术，战斗经验丰富，对郑翌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神枪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后被敌军代号“连长”的狙击手所杀。

猴子 此为外号，真名不详，为某师工兵营战士，擅长爆破技术。聪明机灵，性格张扬。身重受伤后，为掩护战友突围，甘愿留下用身体和地雷挡住了敌人的去路。

大吹 全名崔胜利，某部侦察连侦察兵，喜欢调侃，口无遮拦，但对待战友却至情至性。从他的口中，总是能获取一些不为人知的新鲜事，是此书中唯一喜剧式的人物。

李原子 某师最年轻的作战参谋，看上去有些不合群，却颇有学识，在一些重要的战斗任务面前，能冷静分析形势，舍生取义。因为郑翌的一次失误，李原子牺牲在敌人的狙击枪下。

小王 某部通信兵，负责电台联络，精通敌国语言。生性胆小，但为人诚恳。在一次战斗中，为修复好电台以请求总部支援，不幸被敌人狙击手击中，壮烈牺牲。

方向 侦察连连长，小分队队长。顾全大局，运筹帷幄，对战场和战术相当娴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掩护大家安全撤退到边防线一带。

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但却有着同样的面孔，他们站立着是一座山，倒下去也是一座碑。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高耸的碑石上，悲壮而永恒。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阵地	001
第二章 回忆	009
第三章 老何	018
第四章 坚守	025
第五章 仇敌（一）	033
第六章 仇敌（二）	040
第七章 新兵	048
第八章 敌后	055
第九章 陷阱	063
第十章 任务	071
第十一章 目标	079
第十二章 战术	087
第十三章 伏击	094
第十四章 追兵	102
第十五章 脱身	110
第十六章 新任务	117
第十七章 难题	125

第十八章 矛盾	133
第十九章 牺牲（一）	140
第二十章 牺牲（二）	147
第二十一章 往事	155
第二十二章 见面	163
第二十三章 成长	171
第二十四章 冷酷的选择	178
第二十五章 缺失	186
第二十六章 救赎	194
第二十七章 孤独	202
第二十八章 信念	210
第二十九章 不可能的任务	219
第三十章 潜入	226
第三十一章 目标	234
第三十二章 围剿	241
第三十三章 逃亡	250
第三十四章 坚持	255
第三十五章 突围	263
第三十六章 救援	271
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埋伏	279
第三十八章 围猎	287
第三十九章 对决	295

第一章 阵地

在中国军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无法打倒，无法摧毁，甚至无法亵渎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能让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里，无数次从危难中走过来的精神，这是任何一个民族模仿不来，甚至是无法模仿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必将会一直陪伴着中华民族永远地走下去——

战场显然不是郑翌想象得那么简单，战场不是充满了浪漫的英雄主义和激情的地方。尤其当他身临战场的时候，猛然发现，充斥在自己心中的恐惧显然要比之前那澎湃的英雄主义多得多。

感受到自己内心变化的郑翌，不好意思地向四下看了看，却立刻惊奇地发现，周围的战友中，与自己抱有相同想法的人显然大有人在。除了连长和指导员，大家都是第一次上战场，虽然在竭力掩盖着心中的恐惧，但是匍匐在地上的不断颤抖的身体却暴露了心中的不安。

“小心，注意隐蔽，敌人要发动进攻了，大家进防空洞！”阵地上，一排长一边小心地将自己的身子缩回到掩体内，一边手舞足蹈地向连长比划着。听

到他的报告，连长默然地点了点头，随后压低嗓音向其他人命令道。

虽然趴在地上时间不长，可是身体已经显得有点僵硬，得到命令，郑翌忽然站起身来，行动极其笨拙。

无声中，在连长的带领下，众人鱼贯进入狭窄的防空洞，原本拥挤的阵地瞬间变得空旷起来。

似乎是为了印证连长命令的正确性，当郑翌刚刚将自己的屁股置于一块土坷垃上时，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尖厉的哨声。

“轰……”在哨声刚刚消失的瞬间，一声爆炸骤然在阵地上响起，虽然此刻众人早已经安稳地躲进防空洞内，可那巨大的爆炸声仍然让大家心头为之一颤。

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为了压抑心中的恐惧，有些新兵重重地喘了口气，可是就在这呼吸之间，外面的爆炸声忽然如同被点燃了爆竹一般，不歇气地响了起来。

“轰，轰，轰，轰……”爆炸声此起彼伏，被加固的阵地上，瞬间沙石横飞，原本看起来非常完美的防御工事，如同顽皮猫儿爪下的棉絮一样，立刻被破坏殆尽。

洞内，爆炸与大地所产生的共鸣，震得洞顶上不断掉落下细小的土块，砸得众人的钢盔丁当作响。巨大的回声仿佛炽热的炉火，震得人脑浆都要开锅了一般。虽然已经用了防震耳塞，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不自觉地张开了嘴巴，伸出了舌头。

时间长得如同被扔进了地狱一般难以忍受，可偏偏却又漫长得永无尽头，所有人都在心里祷告不要炸到自己的同时，咒骂着敌军的炮兵。时不时的，附近的某些战壕，会忽然传来巨大的让人恐惧的咒骂声和呼救声，虽然在炮火的掩盖下这声响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所有人都出奇地听得非常清楚——这显然预示着又有一个藏兵洞被炮火直接命中了。

终于在众人的咒骂声中，炮火开始逐渐向纵深延伸。感受着震动逐渐远去，连长小心翼翼爬出了防空洞，警惕地左右看了看后，立即大声喊道：“立刻接敌！”

不知道自己怎么又陷入了深思，在用力地甩了甩脑袋暂时摆脱那丰富的记忆后，郑翌轻轻咬了一口手中被攥得漆黑的压缩饼干，然后用水一点点将其润湿，缓慢地将这黏黏糊糊的粉团艰难地咽了下去。

长期以来单一的食谱，让他已经可以轻松用地用舌头分辨出饼干里每一种颗粒的成分，身体对于这种东西已经产生了本能的排斥，若非实在饿得不行，没人想去尝试这看着就想吐的东西。

不过现在，恐怕连这种单一的食谱也要节省一些才能享用了，军工小张在刚刚穿越敌军用炮火构筑的百米生死线时和他运送的物资一起留在了那里，而新的军工要在明天才会上来。

可是眼前，敌军很可能要对自己的阵地发动进攻——对于这个位于火线上的前突阵地，敌军一直将此当作眼中钉来对待。他们不会容忍一颗可以威胁到左右两翼的狼牙留在这里，此前两天的进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转头看了看酣睡在藏身处的战友小赵——在喝了两小口水后，他平静了很多，似乎腰上的伤口也不那么疼了。不过可惜的是，他的伤势显然不能用水治好，在天空乌蒙蒙的月光照耀下，郑翌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他额头上因为疼痛而不断渗出的汗珠。

阵地缺水，但却偏又潮得厉害，郑翌实在不明白，这两点是如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闷热的天气，让人就算不动弹，全身的汗珠都如雨般流淌。可是水呢？回头看看，阵地上的三个人就只剩下那两罐子已经长了鱼虫的饮用水了。

擦了擦手中SVD狙击步枪上的汗水，郑翌再次将头埋到瞄准具前，仔细地搜寻着前沿阵地。这把SVD是上次一次配合主阵地进行反冲锋的时候意外缴获的，本来应该作为战利品上缴，不过由于实在稀罕这比79式好上一大截的家伙什儿，所以郑翌起私心将它留了下来。

透过瞄准具将敌人阵地仔细地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对面那原本喧嚣的阵地上，此刻却变得异常的宁静。甚至连负责警戒的哨兵都没有丝毫挪动位置的迹象，除了对方嘴上那一明一暗不断闪动的烟头外，整个阵地死寂一片。

不对，绝对不正常，平时就算是没事都要骚扰一番的敌人，此刻却显得那么平静，这本身就说明情况异常。

说不定那个哨兵根本就是假人，说不定对方的狙击手已经潜伏到阵地内，一边用管子大力吸着假人嘴里的烟头，一边将自己的位置套进狙击步枪的瞄准具。

“李子，小赵，你俩醒醒！”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的郑翌，转身猫腰回到藏身的石缝中，将仍在酣睡的两名战友逐一唤醒。

“准备战斗！”看着迷茫地揉着眼睛的李子和小赵，郑翌压低嗓子小声说道。

几个月的战斗经历，足以让人养成条件反射般的战斗本能，听到郑翌的命令，小赵和李子急忙拉过须臾不离身的冲锋枪，跟着他跑出石缝。

“轰！”突如其来的一声爆炸，如同印证郑翌的设想一般，猛然间在阵地前响起，巨大的气浪顿时将刚刚跑入阵地的三人掀翻在地，随后，叽里呱啦的喊声也如骤然临头的马蜂群一般从炮声响起的方向传来。

“冲啊，缴枪不杀……中国人你们被包围了……”喊声中夹杂着些许标准的汉语和南腔北调的口号，与此同时，密集的弹幕也从阵地三方同时降临。

“小赵，叫炮，李子，跟我上！”敌人突然的攻击让郑翌不由得愣了一下，随后，醒悟过来的他急促地向两人命令道。

“合雷，合雷，去机枪阵地！”没工夫确认两人是否听见自己的命令，郑翌一边大喊着，一边率先向机枪阵地跑去。

“轰，轰，轰！”手边的反步兵雷触发器被胡乱按下，随之而来的是阵地前方腾起的三道如土墙般的尘土，刚刚还如同在耳边叫喊的口号声，随着爆炸的响过，顿时弱了不少，可是射来的弹幕却变得更加密集起来。

“哒哒，哒哒，哒哒！”左右两翼打来的精确的短点射仿佛尾随在身后的催命符一般，不断地追打在郑翌的脚印处，并且在他纵身跳入高射机枪阵地的刹那，重重地撞在了掩体上。

“嘭，嘭。”从后背清晰地传来的震动的声音，让郑翌清楚地知道，自己擦着阎王爷的脚尖躲过了一劫，在努力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呼吸后，他猛地站起

身来，抓住身边的高射机枪，用力扣下枪身两侧的扳机。

“突突，突突，突突！”枪口喷出的火舌瞬间吹散阵地前沿的尘土，明亮的弹道轨迹在薄雾的天气仍然显得异常醒目，蜂拥而出的子弹，瞬间在阵地前方垒起道道尘障。

阵地下方，除了几具被地雷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外，敌人的身影却踪迹全无，唯一能捕捉到的就只有草丛里那一个个隐约闪动的凉盔。

被这突然响起的枪声所震慑，凉盔的主人们纷纷停止行动，原地潜伏下来，而左右两侧的敌军阵地上的高射机枪却在听到反击枪声之后集中火力向这里扫来。

“哒，哒，哒！”密集的子弹如同骤雨打在铁皮房顶一般，不歇气地向郑翌所在的机枪阵地疯狂地扫射着，泥土和沙袋构筑的工事，很快被打成一团团松散的土堆。可就在郑翌顽强地站起身来准备继续反击的时候，他扫过敌人阵地的眼光却忽然间捕捉到一道瞬间闪过的熟悉的亮光。

“直瞄炮！”心念随之一动的同时，郑翌本能地扔掉手中的机枪，纵身向身后的战壕扑去，而下一秒钟，一道明亮的光芒带着一缕白烟已经一头撞向刚刚他所在的机枪阵地。

“轰！”猛烈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将郑翌一把推出战壕，挂在阵地的反斜面上。随后，刚刚寂静下来的喊杀声，再次从前方响起。

胸口仿佛被一只大锤重重地打了一下一般，闷得让人无法忍受，肺和心脏都一下子被催眠，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原本喧嚣的战场，如同忽然失去信号的收音机，除了嗡嗡声什么也听不见。

一瞬间失去了方向感的郑翌只能依靠本能向前爬了爬，随后靠着一只沙袋半坐起身来。

“%—*#¥……”李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用力地摇晃着郑翌，不过可惜，除了他翕动的嘴皮，郑翌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

“班长……”李子又唤了一声。郑翌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耳朵，随后又重重地捶了两下沉闷的胸口，一丝细小的声音终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班长，你没事吧？”李子关切地摇晃着郑翌问道。

“没，没事。”此刻的郑翌只觉得全身都疼，不过幸运的是却没见红。在摆手安慰了一下李子后，他摇晃着再次爬进战壕。

“叫炮，叫炮，一号阵地需要炮火支援！”小赵的声音在密集的枪炮声中清晰可闻，听到他那声嘶力竭的喊声，郑翌尚未回窍的心神猛地被拉了回来，在抓过战壕里也不知道是谁的一杆枪后，他猫着腰向另外一处阵地跑去。

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火药味，滚滚硝烟如同死神的斗篷般在头顶挥之不去。子弹擦着战壕的边缘不断飞来飞去，裸露在外面的皮肤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弹头摩擦空气所带来的灼热。

敌人没有出现在视线内，可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真实的战场远非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中那单调重复的情节，敌人也是人，他们不会傻呵呵地站在那里等着你用机枪扫射。

正当郑翌为不知所终的敌人而担心时，后方的炮火终于及时地支援上来，天空中，在道道明亮的光亮尾迹伴随下，一枚枚炮弹蜂拥着从天而降，在阵地前沿打出道道混合着黑红色的烟尘，剧烈的爆炸让整个阵地都如同被置于风口浪尖的小船一般，随着连绵不绝的爆炸声猛烈地晃动着，而在这如同火神般的怒吼中，之前在暗中窥探着的敌军瞬间化为一团团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倒在已经被硝烟熏得焦黄的土地上。

炮火不断持续着，用它强大无比的威力显示着它的愤怒，刚刚组成进攻队形的敌军，立刻被猛烈的炮火所打乱，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撤退。

骤然发起的进攻，又骤然间被瓦解，透过望远镜，看着敌人匆忙后撤时慌张的背影，郑翌疲惫地笑了笑，随后身体软瘫着倒在战壕中。

这是第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了？郑翌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从前天夜里，敌人就一直没有消停过，仿佛这阵地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宝贝一样，时不时地就会偷偷摸上来凑凑热闹，弄得他只能时刻小心提防。

拉过一支不知道是谁的冲锋枪，郑翌紧紧地将之抱在怀里，茫然地看着头顶上朦胧的月光被一阵阵硝烟染成黑黢黢的样子，他再一次陷入沉思之中。

炮弹，爆炸，密集的射击，突如其来的仿佛末日般的情景彻底颠覆了郑翌

对于战斗乃至战争的定义。面对敌人的凶猛进攻，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做的除了卑微地缩在防空洞里之外，就只有木然地跟随着战友们笨拙地向阵地奔跑。

炮轰的停止，仅仅预示着一个开始罢了，当看到密密麻麻的敌人灵活地跳跃走在草丛和土坡之间的时候，郑翌忽然发觉自己有种恐惧得忘记了害怕的感觉。

随着排长的一声“打”字，战斗开始了，平时训练的要领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唯一记得的就是重复过无数次的上膛，瞄准，开火……

“哒，哒，哒！”急促的枪声好像鼓点，让原本就异常的战斗加剧到喘不过气来的地步，甚至让人连思维的时间都没有，每一次还击都会得到一阵更加猛烈的弹雨回击，郑翌所能做的就是将枪口探出掩体胡乱地打上几枪然后立刻转移。饶是如此，子弹仍然如同令人厌恶的苍蝇一般，在他的头顶和左右胡飞乱撞，闻着灼热子弹烤过的泥土的气味，他头一次发现，自己离死亡竟然会这么近。只要有一颗子弹任性地多走一段路的话，都可以穿透那并不坚实的掩体，将自己的身体轻松地撕出个洞。

可更让人生气的事情是，那个让人讨厌的，引发这场灾难的，刚刚喊那一声“打”的排长，很无赖地在没有结束自己开始的灾难前就牺牲了。

他是在守卫一挺高射机枪的时候，被敌人迫击炮的一次集火命中的——猫着腰的卫生员在爆炸的灼热还未散去的时候，就飞快地奔跑到排长身边，可是当他摸了摸排长的脖子后，却叹息着摇头坐了下来，看到这一幕，郑翌忽然感到非常的气愤。

该死的排长竟然这么不负责任的就牺牲了，自己还没报他以前让自己出小操的仇呢，更让人说不过去的是卫生员，他怎么能胡乱地摸一把，就说排长牺牲了呢？起码应该抢救一下。或者也有可能是他们俩联合捣的鬼，说不定是排长想偷懒，躲起来抽根烟，于是和卫生员串通好了骗连长的。

带着如此复杂的情绪，郑翌继续着未完的战斗，让他惊讶的是，忽然间，他竟然完全忘记了此前一直纠缠在自己心头的恐惧，而在部队中学习的每个战术动作和射击要领此刻都异常清晰地出现在了脑海中。

“噗，噗，噗，噗噗噗……”刚刚从枪管里发射出的，经过空气摩擦变得

滚烫的子弹，带着细微的炽热瞬间钻进阵地前的泥土里，同时发出好像钢花迸进水面时所发出的特有的“噗噗”声。时不时的，会有一两位身边的战友，因为躲避不及时而被射来的子弹击中，强大的冲击力带着他们的身体重重地撞在战壕的后墙上，在发出一声沉闷的喝声后，软弱地委顿下来。

或许这个战友只是轻伤，或许这个人已经在被击中的瞬间失去了生命，不过此时四周的人显然都顾不上去深究，敌我双方所有人此刻唯一的目标就是杀掉对方。

灵活地游走在战壕每个角落的郑翌，已经把射击当成了一种本能来进行，每处射击孔都变成他可以发泄怒火的地方，手上被打得枪管炽热的步枪已经不堪大用，在意犹未尽地扔掉步枪后，他摇晃着向前面那挺高射机枪跑去。

第二章 回忆

士兵的定义是什么？士兵一词源自意大利文“钱币”和“薪饷”，它作为军事术语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指领取军饷的雇佣军人。如果深层次研究他的意思的话，也可以将士兵理解为：为了什么而战斗的人。

低俗的军人为金钱而战，高尚的军人为荣誉而战，而当民族陷入危亡的时候，就会涌现出一大批不图名利，而甘愿为民族而战的英雄们。而当一支部队心中拥有着极其坚强的精神支柱，并且漠视死亡的时候，那么这支部队将是不可战胜的。

炮火并没有因为敌人的撤退而停止，相反却迅速地向前延伸过去，猛烈的炮火让大地剧烈地震颤着，在隆隆爆炸的轰鸣中，大地仿佛薄弱的鼓面，地面上的植物岩石则仿佛鼓面上的尘埃一般，不断地随着爆炸颤动跳跃着。

“轰轰轰……”隐蔽在大后方的152毫米榴弹炮不断地爆发着自己的怒吼，一轮轮炮弹带着明亮的尾迹在头顶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后，轰然炸出一道弹幕。明亮到发白的爆炸骤起，在爆炸刚过，尘土尚未落定时，第二波炮火已

经临头。

地动山摇，石屑飞溅，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再次经受着战火的洗礼，肥沃的泥土被高高地抛起，然后又重重地落下来，将敌人彻底埋葬。

敌人阵地上，看似坚实的掩体已经被持续不断的爆炸震出道道裂缝，沙土混合着石屑以及死亡士兵的肢体不断地从头顶落下，将四周的沙袋敲打得乒乓作响。大地颤动着将敌人不断地抛起又拉下，同时也掩盖了敌人那恐惧的战栗。

终于，有人再也承受不住这不断的死亡威胁，发疯般大喊着冲出了掩体，而下一秒钟，猛烈的炮火就轻易地将他们撕成碎片。看着尸块混合着鲜血重新回到战壕，其他的士兵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恐惧，拼命地将身体向壕中收缩。

炮火仍然持续着！

借着这个难得的时机，郑翌找到他的那把狙击步枪，小心探出头去，用瞄准具寻找着对面阵地上的目标。虽然他知道，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自己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出现，可是，他却必须这么做。

“为了老何！”心中默默念叨着，郑翌透过炮弹爆炸的间隙，寻找着自己已经寻找了一年的目标。

“砰！”枪声骤然响过——

“杀过人没？”走过正在默默补给的一排，一名老兵忽然停住脚步向郑翌问道。

听到对方唐突的问题，郑翌先是白了他一眼，然后继续默默地压着子弹，对方似乎是什么都喜欢打听的主儿，对于这样的人，他可没空搭理。可惜，对方显然打定了要和他说话的主意，在郑翌压子弹的当口，再次开口道：“我杀过，当时挺害怕，但是过后觉得特过瘾。”

刚刚经过那场猛烈的防守战的郑翌现在根本没有说话的欲望，不过当听到对方的自我表白后，他心中忽然莫名一动，随后改变主意开口问道：“为什么，你喜欢杀人吗？”

“又不是精神病，谁好好的喜欢杀人？不过当你亲眼目睹对方杀了你的兄

弟，而他却有幸落在你手里，那么你就会重新定义‘喜欢’这个词了。”老兵用和他面容不相称的深沉对郑翌说道。

“杀俘虏……”郑翌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他只是满脸惊愕地看着对方。

“战场上，害怕是没用的，你怕，对方也怕，怕死是人的天性，但是这个天性却无法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不但如此，他还会让我们死得更快。你记住，对于战争，你习惯它要比抗拒它好得多。哦，忘了介绍了，我是你们新来的代理排长，我叫何建国！”老兵没有回答他的疑问，而是忽然站起身来，向连长的方向走去。

郑翌就这样和一个影响了自己一生生活轨迹的人认识了，过程是那么的不经意和平淡，但是却永远不能忘怀。

敌人骤然发动的攻击，让大部分阵地都一时吃紧，甚至有些阵地已经失陷到敌人手中。敌人在事隔几年的平静后，忽然发起攻势，显然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一厢情愿地认为和平已经在战争过后降临的中国人，终于承受了因自己的善良而带来的恶果，看着满目疮痍的阵地和山峰，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选择了沉默。

“敌人的火力很猛啊，目前能阻挡敌人的只有前沿阵地部署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可是在敌人的炮火下，损失很严重。”刚刚的炮袭让连长的耳朵出了点毛病，虽然此刻阵地上早已回归宁静，可是他却仍然声嘶力竭地对着电话大声嚷嚷着。

虽然觉得连长的声音有点刺耳，但是郑翌却没有做声，之前的战斗显然已经超出他的想象，甚至在电影中都不多见。一个小时内，自己所在的一排只剩下几个能走能跳的了，战斗前部署在前沿阵地的四个高射机枪被打哑三个，后备的高射机枪和迫击炮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战前自认为严密的部署，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中如同白纸一样脆弱，郑翌现在甚至有点怀疑，如果敌人再发动一次连排级进攻的话，自己所在的阵地还能不能抵挡住。

与班里其他人相比，郑翌发现自己现在最冷静，甚至他对自己的冷静都感到恐惧。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刚刚休息了一会儿的他，再次抄起工兵锹，奋力